

LENOX INSTITUTE PRESS

Auburndale, Massachusetts 02466, USA

“GLOBAL HUMANITIES AND LIBERAL ARTS” series

**REMEMBERING
MY PARENTS, WIFE
AND GENERAL DAI LI**

回憶父母，愛妻及戴笠將軍

By:

General Wang Puchen

王蒲臣將軍

Wang, Puchen 王蒲臣 (2022). Remembering My Parents, Wife and General Dai Li, In: “*Global Humanities and Liberal Arts (GHLA)*”, Wang, Lawrence K. 王抗曝 (editor). GHLA-VOL2022-NUM12-DEC2022. 40 pages. 2022(12), December 12 2022, Lenox Institute Press, Massachusetts, USA. <https://doi.org/10.17613/3aha-wy45>

**REMEMBERING
MY PARENTS, WIFE AND GENERAL DAI LI**

回憶父母, 愛妻及戴笠將軍

By:

General Wang Puchen

王蒲臣將軍

ABSTRACT

Major General WANG Puchen (王蒲臣將軍), the author, was born in China's Zhejiang province (浙江省) and once humorously honored as the world's oldest spy (104 years old). General Wang was the Director of 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for northern China stationed in Beijing (軍統/ 保密局 北平站督察長) and reported directly to China's National Intelligence Director DAI Li (戴笠) when mainland China was being gradually taken over by the Communist after World War II. General Wang appeared in some modern Chinese movies, such as All Quiet in Peking (北平無戰事) due to his important historical role. After General Wang's testing water in China's Yung-Nan Province (雲南省),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蔣介石) decided to totally retreat to Taiwan (臺灣) instead of Yung-Nan and other southern provinces. So the direction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was altered by General Wang. This publication is one of many General Wang's old memoirs consisting of his seven short articles: (a) Thinking of

Relatives on Father's Day 每逢佳節倍思親 寫於民國七十五年父親節; (b) Dear Dad, I Am Sorry 爸爸, 我對不起您; (c) Remembering My Dear Mother 懷念母親; (d) Parents and Children 父母, 子女; (e) In Memory of My Dear Wife, CHU Shou-Yu on Her Passing Anniversary 先室朱秀毓女士週年祭; (f) Forever Living in My Hearts 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g) An Old Cloth Having Thousands Threads of Loving Friendship: Remembering Late General DAI Yu-Nong (i.e. General DAI Li) on His 90th Birthday 一襲舊衣萬縷情 -- 戴雨農先生九秩冥誕述懷

KEYWORDS: Memoir 回憶錄, WANG Puchen 王蒲臣, CHU Shou-Yu 朱秀毓,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中國現代史, China 中國, Taiwan 臺灣, Love 大愛, Parents 父母, Wife 妻子, Friendship 戰友情, DAI Yu-Nong 戴雨農, DAI Li 戴笠, Spy 間諜, Intelligence 情報,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軍統局 (後改為保密局) .

我的養生之道

生理方面——多笑、多動、多工作
心理方面——忘老、忘年、忘怨仇



自律語

不發怒，不記仇；
不過飽，不菸酒；
不熬夜，不煩愁；
不狂歡，不怨尤；
常運動，開笑口；
生活規律，工作不休，
持之以恆，定可長壽。



歲九十三年時



歲九十七年時

EDITOR'S DEDICATION: IN MEMORY OF THE AUTHOR, GENERAL WANG

PUCHEN 紀念王蒲臣將軍



FOREVER MEMORY



EDITOR'S DEDICATION - IN MEMORY OF THE AUTHOR'S DEAR WIFE (THE
EDITOR'S DEAR MOTHER), MADAM CHU SHOU-YU 紀念朱秀毓女士



During World War II, General WANG Puchen had to fight against Japanese army in the front line. Madam CHU Shou-Yu was always calm, strong, and stayed optimistic when she and her young children travelled almost entire China as military family as well as refugees. The above photos were taken by the Editor (Lawrence K. Wang, General WANG and Madam CHU's 4th son) for and with his parents.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王蒲臣將軍必須在前線為國殺敵，做為軍眷及難民的朱秀毓女士，自己單獨帶著一群年幼兒女在中國各省逃難。她始終鎮靜，堅強，樂觀。此照片是編輯王抗曝為父母(四子)所照。



After World War II, General WANG Puchen finally went to Taiwan to reunite with Madam CHU Shou-Yu and their young children. General and Madam enjoyed their senior life with their children in Taiwan for many years. Later their second son, third son, fourth son and the youngest daughter went to the USA. Both General and Madam happily visited their four children's families in California, Texas, New York, and Minnesota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bove photos were taken by the Editor (Lawrence K. Wang, General WANG and Madam CHU's 4th son) for and with his family. All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always celebrated her birthday on December 12.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王蒲臣將軍終於可以去台灣和愛妻朱秀毓及兒女團聚，共同享受晚年家庭之溫馨。二子，三子，四子，及小女後來去美國。王將軍及夫人去加州，德州，紐約及明州和子女孫們團聚旅遊，但是常住在台灣七子家。長子，五子及六子也在台灣同時盡孝。此照片是編輯王抗曝（四子）為父母和家人所照。朱秀毓女士的子孫每年十二月十二日紀念她老人家之冥誕。

TABLE OF CONTENTS

ABSTRACT

KEYWORD

MY WAY OF LIVING -- GENERAL WANG PUCHEN AT AGE 104

EDITOR'S DEDICATION: IN MEMORY OF THE AUTHOR, GENERAL WANG
PUCHEN **紀念王蒲臣將軍**

EDITOR'S DEDICATION - IN MEMORY OF THE AUTHOR'S WIFE (THE
EDITOR'S MOTHER), MADAM CHU SHOU-YU **紀念朱秀毓女士**

TABLE OF CONTENTS

MEMOIR SECTIONS

1. Thinking of Relatives on Father's Day **每逢佳節倍思親, 寫於民國七十五年父
親節**
2. Dear Dad, I Am Sorry **爸爸, 我對不起您**
3. Remembering My Dear Mother **懷念母親**
4. Parents and Children **父母, 子女**
5. In Memory of My Dear Wife, CHU Shou-Yu on Her Passing Anniversary **先室朱秀
毓女士週年祭**

6. Forever Living in My Hearts 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7. An Old Cloth Having Thousands Threads of Loving Friendship: Remembering Late General DAI Yu-Nong (i.e. General DAI Li) on His 90th Birthday 一襲舊衣萬縷情 -- 戴雨農先生九秩冥誕述懷

REFERENCES

退役之後，初甚無聊，除讀書、種花、訪友之外，常以文墨自娛，雖不擅文，聊度歲月而已。先後在中外雜誌、時代文摘、浙江月刊、長青雜誌、健行月刊、家風月刊、忠義雜誌、旅行雜誌、愛心雜誌、新聞天地、正氣中華、衢州鄉情、暢流半月刊、思想與革命、中央日報、大華晚報等雜誌報章發表，三十年來，數近百篇。茲選其與本書有關連而常使我永懷不忘者共七篇，編入附錄，以實吾書。

錄一

每逢佳節倍思親

——寫於民國七十五年父親節——

我上面有八個姊姊，一個哥哥，除了第八個姊姊和我之外，其餘七個姊姊和一個哥哥，都在未成年以前，就先後夭折了。當我六姊尚在的時候，因為她不愛說話，一問三不答，母親不大喜歡她，而時常挨罵。有一天，母親夢見我大姊帶了其他五個姊姊跪在面前，請母親不要再罵六姊，並說：六姊雖不喜歡說話，但心地很善良，早晚我們七姊妹都要一起去的。母親命中沒有兒子，因為在此重男輕女時代，我家又是數代單傳，連生七女而能善待，是很少的。上天體念積善之家，不能無後，將來會有一個長命的兒子的。說完母親就醒了。從此就不再罵六姊，而善待之，其後果然生了八姊和我，六姊不久也就去世了。

我家三代單傳，我是第三代的獨子，自我出世之後，一家人自然把我看



母父的者作

做寶貝似的，愛護備至。正惟如此，把我的身體，弄得弱不禁風。當我九歲的時候，病得非常厲害，群醫束手無策，奄奄一息，已告絕望。尤其是我的父母，簡直痛不欲生，這僅有的一線希望，也沒有了。祖母勸我父母說：「命裡註定沒有兒子，也是沒有辦法的事，算了吧！自己身體要緊」。這時家人已爲我準備了一口小棺木，預備把我裝進去。我父平日非常孝順祖母，這時一雙眼睛，一直盯視著我，祖母的話，好像沒有聽見。口中喃喃自語：「他沒有死，他沒有死」。摸摸我的心窩還有點熱，脈搏雖弱還沒停止，他不甘心就此罷休。因爲我父親自己也是醫生，想來想去，決定作最後的孤注一擲，所謂「死馬當活馬醫」。於是開了三味藥，親自去藥房配購。藥店老闆是我父多年好友，說是我父瘋了，這樣的藥，怎能給孩子吃？吃了非死不可。藥性之猛，可想而知。藥店老闆不肯配售，經我父再三說明，這藥雖然凶猛，但服下還有一線希望，除此別無他法，萬一不救，總算盡到心了。與店主相持了十幾分鐘。最後我父親說：「死了是我的兒子，與你何干？」情急之下，也顧不得得罪老朋友了。共配十服，帶回煎熬。那時我已牙關緊閉，我父叮囑家人，將牙關弄開，把藥一瓢瓢的往口裡灌，只要嚥下一口，便即停止，絕不可多服。說也奇怪，我這條小生命，竟因這一口藥，從鬼門關拉

回來了。後來我父親說：假使不是我兄弟一人，可能他也放棄，不那麼操心，或許糊裡糊塗就把我送進枉死城了，我總算白撿了一條命，等於我父母再生了我一次。

我雖然活轉了來，身體很是虛弱，我父母放心不下，仍舊衣不解帶的日夜陪伴著我，怕我會再有什麼變化，終於在父母的悉心調治之下，身體日漸康復，可是我的母親竟因此病了，父親也瘦了不少。父母為我作了如此無代價的犧牲，而我卻未能盡了應盡的孝道，迄仍耿耿於懷。

我父自我病癒之後，繼續行醫。他常說：他行醫一生，能醫好我這條小命，非常值得，此外別無所求。嗣後凡是來求醫的，都不計診金，甚至碰到真正很窮的人，還要送他藥資，父親認為我這一次的病能夠好起來，盡點力去幫助別人，也是應該的。

民國十七年二月，我在南京軍事委員會特別黨部任職，第一個月領到薪水，除了必要用途外，悉數寄給父親，父親接到之後，曾經來了一封信，大意是說：他收到錢的時候，兩淚直流，那是為高興而流淚，證明我已長大了。誰知不久又接到家人來信，說是父親病重，我即請假回里，在請假書上寫明：如一月不回，請准辭職，當時我似有預感，父親這次的病，或許不會好

了，幸而得能親侍湯藥，時達一月有餘，略盡孝道，於心稍安。那時天氣還是很冷，每次換衣服，我都是預先穿在身上，等溫暖之後，再把父親換上。最後一次，父親只是流淚，沒有說話，緊緊的握著我的手不放，我也哭了。我說：「爸爸！不要心煩，慢慢會好的」。父親只是搖頭，顫聲的說：「孩子，我自己心裡明白，以後你要好好孝順母親」。我含著眼淚向他點點頭，父親就這樣的安詳去了。檢視遺物，我寄給他的錢，絲毫未動。母親告訴我，父親說過，他不忍將這錢用掉，我抱著母親哭了。事隔五十八年，此情景，如在目前。

民國三十年五月，我在重慶，接到母親病重的函電，幾度請假，都以工作關係，未獲批准，及傳噩耗，我大哭不止。母親病時，沒有盡過一點孝道，臨終又沒有聽到一句遺言，為子者如此，真是忤逆不孝。輾轉反側，只有回憶父母生前訓示，當事到臨頭忠孝不能兩全時，只能權其輕重，不可拘泥小節，於是深夜對天跪告：「爸、媽，我能以這句話，來寬恕自己嗎？不可以，絕對不可以！」

父母生我、育我、疼我、教我。在九歲時臨死邊緣，又復不捨晝夜的照顧我，我卻不能回饋父母深恩於萬一，我如何對得起去世的雙親？

每逢佳節倍思親，在每年的父親節與母親節，我會更想念雙親。當父母健在時，爲子女者，千萬不可放過機會，要好好的孝順父母，不要等到父母過世後而作無可補償的懊悔！那是太遲了，心裡會一輩子感到不安的。

（原載七十五年八月十日「浙江月刊」第二〇八期）

錄二

爸爸！我對不起您

有一天晚上，我漫步街頭，無意間走到萬華，看到估衣店裡掛了一件皮袍，我不覺自言自語的說：「太像了，太像了。」注視良久，不忍遽去。店主人以爲我有意於此。就說：「如果先生中意，價錢可儘量便宜。」我搖搖頭，說聲「對不起」就走了。暗地裡流下幾滴眼淚，禁不住叫一聲「爸爸！」

六十年以前，我初次出來工作，月薪祇十八元，除了伙食另用之外，所餘無幾。冬天到了，將近七十歲的老父親，還是穿了一件老棉袍，我心有不忍，乃盡出所有積蓄，爲我父親買了一件皮袍，就像我在萬華估衣店裡見到

的一樣，我恭恭敬敬的獻給我父親。我說：「爸爸：天氣冷了，這件衣服，雖然不大好，請您老人家將就穿吧！」我父親拿了皮袍，雙手有些顫抖，眼圈有些潤濕，看看皮袍，又看看我，用他顫抖的手撫著我的肩膀說：「孩子，你很孝順，可是，可是……」一連幾個可是，並沒有可是出另一句話來，溼著眼淚，將皮袍帶進房裡去了。關起房門，獨自望著皮袍出神。我當時真想不出父親為什麼會這樣？那年冬天，父親並沒有穿那件皮袍。有一天，天下大雪。我父親還是穿那件老棉袍，我實在忍不住了，於是去問父親，是不是不喜歡那件皮袍？父親說：「皮袍很好，我很喜歡，可是你祖母還沒有穿呀！」這才使我恍然大悟，原來父親天性純孝，在祖母沒有穿皮袍以前，他是不肯先穿的。就我當時的情形而論，是絕對沒有力量同時為我家幾位老人家每人買件皮袍的。等到第二年我預備積點錢為祖母買皮袍時，不幸我父親去世了。那件皮袍還好好的包在那裡，一直沒有穿過。我想到父親對母親和兒子間心理的矛盾，知道他老人家的心理，有百倍於我的難過。於是我抱著皮袍，不禁放聲大哭，口裡不斷的叫：「爸爸，我對不起您。」眼淚如雨水般的流著。我暗下立誓，必須在今年，使祖母穿上皮袍，雖然以後是做到了，卻因為不在父親有生之年完成心願，六十年來，一直耿耿於懷。爸爸！您

知道嗎？

今天是父親節，適值我滿八十三歲，回想六十年前往事，心中仍不免有些難過。

（原載七十三年八月十日「浙江月刊」第一八四期）

錄三

懷念母親

媽媽：

您離開我已經有四十三年了。回憶七十五年以前，我正在小學唸書，您老人家每天早上天還沒有亮就起來為我做飯，晚上為我整理衣服，使我吃得飽飽穿得暖暖的去上學。那時我怎能了解您老人家的辛苦？「養兒始知父母恩。」我現在知道了，可是太遲了。

我在小學唸書的時候，適值辛亥革命成功，由遜清到民國，那時風氣未開，小學的學生不多，校方為鼓勵學生上學，凡在課本上講到吃的東西，老師總要帶來分給學生。如果節氣不對，沒有那樣東西，老師也會買其他的東

西來代替。所以凡是遇到課本上有吃的那堂課，學生總是滿座。

有一天上課，老師給我四個既大且甜的枇杷，我捨不得吃，都帶回來孝敬您老人家。您說：「孩子，家裡的人，算祖母最大，好吃的東西，應該先孝敬祖母吃過之後，我們才能吃。」媽媽！您這短短幾句話，給了我很大的啟示。

每天我上學回來，功課做完之後，您老人家總要講些忠孝節義的故事，因此奠定了我以後為人做事的原則。您老人家辛辛苦苦的把我撫養長大成人，正需要我陪伴的時候，我卻離開您而出外工作了。

抗戰時期，我在戴雨農先生那裡工作，那時，我們的家鄉已經淪陷。在日寇的鐵蹄之下，您老人家吃了不少的苦，我卻無法回來為您分擔，在心餘力絀的情況之下，我真是寢食難安。

民國三十年的春夏之交，我得到了您老人家抱病的消息，我馬上寫報告請假回家侍奉湯藥，因為時局緊張，工作正在忙碌的時候，沒有得到批准，到了七月中，我才知您老人家已於六月廿九日仙逝了。在悲痛之餘，我一連上了七個報告，請求回家奔喪，有如石沉大海，沒有得到批示。我如癡如狂，那裡有心工作？這時忽然接到戴雨農先生一封信，很詳細的和我說了許多

在國家正在需要自己的時候，忠孝不能兩全的道理。

媽媽！我讀了這封信之後，還能說什麼呢？您老人家平日爲我講故事時，不也時常提到在忠孝不能兩全時，只有捨孝而盡忠嗎？這是您老人家的庭訓。「子欲養而親不待。」只是未能報恩於萬一，以致抱憾終身。

媽媽！我會永遠懷念著您！

（原載七十三年五月十日「浙江月刊」第一八一期）

錄四

父母子女

我是父母所生，子女是我所生，父母祇有一個，絕不可能超過一個以上，而子女之或多或少，悉聽自便，高興多生幾個，不高興少生幾個。父母祇有一個，沒有父母，就沒有我；子女可多可少，甚至沒有子女，而我仍舊存在。父母與子女之孰輕孰重？不問可知。身爲子女亦爲父母之雙重人，其對父母之愛，與對子女之慈，在用情之該多該少，也就大可斟酌了。

好像梁實秋先生說過一段話。他說：「以前的『孝子』，是孝順其父母

之兒子，今日所謂「孝子」，乃是孝順其孩子的父母，孩子才是一家之主，父母都要孝他。」梁先生說這段話，自然是有感而發。沒有想到現在的孝子，把論語上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的「無違」二字，曲解為「凡是孩子的意思，為父母者，宜多方體貼，勿使稍有挫折。」大加欣賞。無怪現社會孝順父母的子女，雖有而不多；而孝順子女的父母，則大有人在。如將其愛子女之心以愛父母，堪稱孝子，可惜一般為子女者，不特不肯去做，連想也沒有去想一想。所以有許多人大聲疾呼的要宏揚孝道，而報章雜誌亦盡量表揚孝悌楷模者，非無因也。

其實自己的孝順父母，是給子女們作一個榜樣。你自己如何去孝順父母，子女們耳濡目染，會給他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所謂言教不如身教。如果對父母能盡孝，就自己說，是一孝子，同時也是暗示子女們以後應該如何來孝順自己，世之為子女者，何樂而不為？

有一個人，叫他的兒子用繩去綁他的父親，他的兒子留下一段繩子。父親問他為什麼要留一段？兒子說：「這段繩子，預備將來拿來綁你的」。這雖然是一個笑話，卻給世之不知孝順父母者一個警惕。

（原載七十六年元月十日「浙江月刊」第二一三期）

錄五

先室朱秀毓女士週年祭

毓妹！去年（民國七十五年）的二月八日，（即農曆七十四年的除夕），在大街小巷爆竹聲中，高高興興過年的時候，妳竟離我與世長辭了。這是我一生最痛苦，也是永不忘記的日子。千家萬戶的歡笑，掩蓋不了我家的哭聲。

這一天的早上，妳還在加護病房，我來看妳時，妳緊緊的握著我的手不放。加護病房，只有十五分鐘探病的時間，我告訴妳：外面還有幾個兒子、媳婦要看妳，我要出去換他們進來。我撥開妳的手指，而妳的兩眼一直看著我流淚不止，我那裡知道這是我倆最後一次握手，也是最後一次和妳說話。又那裡知道妳內心的痛苦，而又無法用語言表達。天啊！妳竟在當天晚上就離開我們了。我真該死，如果知道是永訣的話，怎麼樣我也不會放開我倆緊握的手，我更會緊緊的擁抱著妳。

第二天，為妳放大了一張照片，在客廳裡設了靈堂。毓妹！從此之後，



General WANG Puchen 王蒲臣 and His Dear Wife, CHU Shou-Yu 朱秀毓

我是永遠見不到妳那活生生的人了，只能見到一張不會表情的遺像，這是多麼慘酷的事實！

我每天對著妳的遺像出神，我懊悔過去爲什麼不知道對妳更多的關懷與疼愛。我哭了，我看妳平日坐的椅子，睡的床鋪，用的東西，好像妳還在坐、在臥、在用，如果真的如此，那有多好，誰知道那是我可憐的幻想。

我一個人由客廳走到臥室，又由臥室走回客廳，進進出出，好像無魂的殭屍，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會這樣？

民國六十一年除夕，妳跌了一跤，即患半身不遂症，經中西名醫診治後，已能講話與行動了。至七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妳的病情突然變化，乃送至臺大醫院急診、並住院治療。三月四日出院，又跌了一跤，因此舊病復發，就再也不能說話了，一直到妳長眠爲止。

民國三十八年，先總統 蔣公駐節重慶，我奉電去渝籌辦幹部訓練班，嗣因渝蓉相繼淪陷，不能繼續訓練，我乃坐機去滇，不料飛機剛抵機場，即逢滇主席盧漢叛變，我被扣留，當時朋友們都認爲我凶多吉少。他們來看妳時，曾問妳：如果我遭不測，妳作如何打算？妳毫不考慮的說：「我不但要將他的子女帶大，而且要他們一個個都有成就。」不嗟嘆，不流淚，那種堅

強負責的表現，使我的朋友們由衷的欽佩。這是妳去世之後，他們才告訴我的。毓妹！我家的環境並不好，要想把大小七個孩子帶大，已不容易，要都有成就，尤其困難，妳的堅強與負責，如何不令人敬佩！

有位朋友，在困窮時，妳不時接濟他。有一次，他有急用來求妳，妳沒有現款，竟把郵局的存摺和圖章一併交給他，並告訴他，要用多少，自己去提。這是我們賴以維持家用僅有的一點錢。妳認為朋友有急難，應先為之解決，這種樂於助人的胸懷，是很少人能夠做到的。難怪在他知道妳過世的消息之後，連夜趕來我家，跪在妳的遺像前，大哭不止。旁觀的人，都很驚奇，因而他說出上面這段不為人知的經過，就連我也不知道，妳真是一位為善不欲人知的大善人。妳平日省吃儉用，簡直沒有看到妳用什麼錢，而妳的錢卻用得很快，現在我才知道妳是隱隱之中作善事去了。因而想到，我在抗戰八年中與這次盧漢叛變，很多次都在臨死的邊緣，而都能化險為夷，或許就是妳的積德所致。

這次為妳辦理喪事，很多人，自動來幫忙，說是以前受過妳的好處。毓妹！妳的作風，太使人感動了。用錢是一門大學問，妳知道如何去用錢，才算用得其時，用得其地，用得其事，用得其人，我慚愧我不如妳。

妳生前一切都求完整完美，甚至妳去世的日子，也是妳慎重選擇的。六十一年前的農曆除夕從跌跤開始病患中風，至七十四年的農曆除夕，足足三十三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照國曆計算，七十四年的二月八日，是我們結婚六十週年紀念日，七十五年的二月八日，又足足過了一整年。還有更奇的，在美國的子女回來探望妳，原定於二月十一日返美，妳卻在二月八日去世，如果再遲一兩天，他們就不能延期，而必須按原定日期回去，那他們不特不能送妳大殮，更談不上送妳下葬了。下葬的前幾天，天天下雨，三月四日在妳起靈時，天放晴了，如果那天下雨，爲了路途難行，就不會有這麼許多人送葬了，做墓的工程，也不會如此順利。冥冥之中，似乎妳都有安排。在世時任何事處理得井井有條，去世後還是不使人煩心，怎不使人懷念不已。

毓妹！一年來妳的床舖沒有移動過，枕被一仍其舊，每夜要開的小電燈，現在還是照開，一切都和妳生前一樣，希望妳能回來。可是妳卻不知道這一年來我是怎樣過的？當妳在世時，雖然妳行動不便，不能說話，還加其他病症，每天洗臉、嗽口、刷牙、穿衣、大小便等，都要有人照顧，子、媳上班時，這些事都得由我來負責，因爲妳不能說話，有事比手劃腳，如果不懂妳的意思，妳會急得流淚，有時還要發點脾氣，我了解妳的心情，總是好言

相勸，不要激動，身體要緊。我到底老了，有時腰酸背痛，但我雖然這樣忙來忙去，我有一百個一千個的願意，絲毫不覺得麻煩與痛苦，因為妳是我精神的寄託。如今妳去了，他們一去上班，常有家中空無一人之感，就是要想為妳做事，已不可能了。朝夕相思，皆成幻夢。一年來時常夢妳，醒來時才知道這不是真的，我真巴不得長夢不醒。幸而兒子與媳婦都很孝順，而且還有惑人喜愛的孫兒孫女，聊解寂寞，使我還有一個愉快的晚年。毓妹！我會振作起來，我不會頹廢，這是妳生平所最不願意看到的。

六十二年七月，我因攝護腺肥大增生症，在臺大醫院第一次開刀，那時妳還能扶杖而行，由子、媳們扶妳來看我。七十三年二月，我因關節方面出毛病，到榮總開第二次的刀，妳已不能走路了，由子媳們為妳推了輪椅來看我，給我精神上莫大的安慰，所有的病痛都忘了。七十五年十一月，我又因攝護腺肥大及膀胱頸收縮狹小諸病到榮總開第三次刀，家人和親友們陸續來看我，我東張西望，獨不見妳的影蹤，在人前我還能強顏歡笑，人去後我就禁不住流淚了。承護士小姐的關懷，再三問我有什麼不舒服，我能說什麼呢？她們那裡知道我心裡的難過。

今天是妳去世的一週年紀念日，我把這一年來的經過告訴妳，毓妹！妳

知道嗎？我在等你說話啊！

（原載七十六年二月十日「浙江月刊」第二一四期）

錄六

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好像還是昨天的事，而你離開我，確已足足有三個年頭了，天天看到你
的照片，使我不相信這是事實。

自你離開我之後，我拼命找事情做，不讓它有片刻閒暇；不然，我會反
復去回想過去一切的一切。三年了，三年的時間不算短；但對我而言，毫無
影響，眼睛一閉，你就站在我的面前。

你因多產，抗戰八年，又未得好好調養，所以每逢疲勞或氣候轉變時，
總叫腰痛。腰酸背痛，原是老年人常有的毛病，抗戰剛勝利，你年不過四十
，似不應如此，我很爲你擔心，雖然和孩子們輪流爲你推拿、按摩、槌背，
能夠使你好好睡一覺，到底不是根本的辦法。

我幾次勸你去看醫生，你總說：「老毛病，休息一下就好，家裡開銷大

，能省就省點。」抗戰剛勝利，月入僅夠支付家用，因此我就沒有堅持，如今想來，我是錯了，我真懊悔萬分！

爲了孩子們上學，妳每天總在早上五點左右起床，準備早餐、便當，使孩子們吃得飽飽，穿得暖暖去上學，而後洗衣、掃地、抹桌、買菜……一天有妳做不完的事，妳把時間安排得很緊湊，幾乎沒有一點空閒，一直到了晚上，才得休息，可是妳已累得不能動了。

每天早上，妳總要爲我準備一個雞蛋，我說省點吧！又要多花一塊錢，而妳卻說，年紀大了，工作又忙，應該有些營養，我們可以在別的地方節省點；而對妳自己，則節省又節省，留心別人，苦了自己。

孩子們上學了，而我又常不在家，讓妳一個人在家裡，我真過意不去，有時叫妳一同去看場電影，妳總說：「家裡的事還沒做完，那有時間看電影？你一個人去吧！做完事我要休息一下。」話雖如此，其實真正的原因，妳是因爲全家去看電影，要花許多錢而捨不得。

幾十年來，妳沒有添過什麼衣服，都很舊了，我提議陪妳去買件新的。妳總說：「能穿就可以了，只要洗得乾淨，新舊都無所謂，衣服的作用，是在取暖，我這一大把年紀了，難道還要跟他們年輕人一樣趕時髦學漂亮嗎？

每次我把薪水袋給妳，妳總要拿點錢放我袋裡，我說不要了，沒有什麼用處。妳又說：「一個大男人出門去，袋裡總得放點錢，如果碰到三朋四友，總不能老是要人家請客，樣樣事情，妳都想得很週到。」

我月入不豐，知道家裡不會有什麼盈餘，可是偶爾有點意外的開支，譬如孩子生病，應付紅白帖子等，都是在預算之外的，有時我會因此而煩心，妳總說：「不要煩，我給你。」我問妳那裡來的錢？妳說在每月生活費項下省下來的。每月量入為出，能省則省，絕不讓它虧空！並且多少總要留點下來，積少成多，以備不時之需。任何一個家庭，難免有意外的開支，如果平日不積蓄一點，臨時到那裡去張羅？我們又不願開口向人借貸。在家裡窮苦一點，沒人知道。

相處六十二年，妳從來沒有使我煩過一點心，全仗妳調度得當，因為任何事情，妳都有一個計畫。

無論怎樣忙，小孩子的功課，絕不放鬆，每天晚上，必定要督促他們的功課做完，才准睡覺，一直到了他們自己知道用功為止。母兼父職，一切妳都做到了。俗語說：「家有賢妻，替夫一半。」而妳豈祇替了我的一半！

我倆自結婚之後，我平日的所作所爲，妳絕不干涉，即有不同意見，只不過向我作一建議，並不堅持，其結果如是我錯了，妳也不過輕描淡寫的笑著對我說一聲：誰叫你不聽我的話？使我更覺不好意思。六十二年來，妳從來沒有和我大聲的爭吵過，總把所有的委屈放在肚子裡，我並不是一個不明事理不知好歹的人，妳愈是這樣，我愈覺得心有歉意，每逢事過境遷，雖然沒有明明白白的向妳道歉，遠比出聲的道歉還難受，事實上還是妳勝利了，以後差不多的事情，除了公事以外，我都要和妳商量過才做。

孩子們偶爾犯錯，妳也不會疾言厲色的去責罵他們，打他們，妳總收斂妳的怒氣，平聲靜氣的把他們叫到面前，把一件事情的是非曲直，以及對以後的影響分析給他們聽，使他們知道自己的錯到底在那裡？以後自動的不再犯。妳很知道，當時如果逞一時之氣，把他們大打大罵，他們在恐嚇的情況之下，未必能聽得進去向他們所說的話，更不會細味其中的道理，其效果反而不好，妳對孩子們的教導，另有一套。如果我在氣憤之中，責兒不當，妳決不會在孩子面前指我不對，使我失去了做父親的尊嚴，總在背後很委婉的告訴我。

人在福中不知福，當妳在世的時候，我都忽略了，不知道珍惜與關懷。

我們共同生活了六十幾年，在這漫長的歲月中，雖然也能相諒相讓，平淡淡的過了一輩子，如今妳離我而去了，時間雖然過了三年，所有的一切，都會時時湧上心頭，很覺有些事對妳不起，愧疚良多。總而言之，妳是一個盡責的主婦，善良的母亲，標準的妻子，不要說過了三年，就是五年、十年、二十年，都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寫於先室逝世三週年紀念日

（原載七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長青雜誌」第八十八期）

錄七

一襲舊衣萬縷情

戴雨農先生九秩冥誕述懷

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四日（農曆的四月二十七日），是戴雨農先生九秩冥誕紀念日，他的媳婦鄭錫瑛女士，在臺北市忠孝東路善導寺為他設奠誦經，邀請各鄉親前往拈香，藉以紀念。時間定在是日下午二至五時，我於二時半



General WANG Puchen (王蒲臣) (left) and General DAI Li (戴笠) (right) Rescued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 During Xi-An Event in December 1936. (baike.baidu.com/item/王蒲臣/1820342)

前往拈香膜拜，是穿了一襲很不合時宜的舊西裝，很多人都用了一種奇異的眼光來看我，我知道問題出在這套衣服上，而不好意思問我。於是我指著衣服告訴他們說：「這套衣服到今天爲止，它的衣齡是五十年另三天，已在半世紀以上了。五十年前在戴先生四十歲的前幾天，我和王魯翹同志跟他到上海，我是他的秘書，王魯翹是他的副官。有一天晚上，戴先生似乎很高興，他要我去叫魯翹，魯翹到時，戴先生對我們說：『我們江山有句土話，活人不做四十，死人不做四七，過幾天，就是我四十歲的生日，我當然不會做壽，不過那一天我要穿套新衣服。』說到這裡，他停了一停，隨即繼續說：『我們每人去做一套新西裝怎樣？』戴先生要送我們衣服，當然高興，所以同聲回答說：『好。』於是叫司機開車去叫人來量身。」

跟戴先生出門，有時候他喜歡和我們穿同樣的衣服，比如他買一件外衣，也給我們同樣的買一件，坐在車子上，使人一時看不出誰是戴先生？

「農曆的四月廿三日，西裝鋪老闆把衣服送來了，問他多少錢？他說：『戴先生的十八元一套，你們二位是十二元一套，料雖一樣，做工不同。』背後他對我們說：『西裝都是十四元一套，戴先生是長官，你們是部下，所以戴先生的要貴四元，把這四元拿來貼補你們，仍舊十四元一套。』這是做

生意的人另外一套生意經，我們沒有說話，反正是戴先生送我們的，也好讓戴先生心裡高興些。戴先生生日那一天，我們已經回到南京了，戴先生雖然沒有做壽，曾經交代廚房準備了許多菜，就是我們住在南京雞鵝巷公館裡的人員，大家爲他慶祝一番。那天我們三人都穿了新做的這套西裝，不知戴先生那天是高興，還是有心事，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他還指著衣服說：「我們這三套衣服，看起來好像一樣，其實我的要好得多，我的是十八元一套，他們只要十二元一套。」戴先生的酒量，原來很好，而那一天確實是醉了，沒有人能夠陪他，所以他只有自己一杯一杯的往嘴裡送。」

「我記得那天晚飯後，戴先生要叫人拉胡琴唱京戲，現在所謂國劇，隨拉隨唱，已經到深夜一點多鐘了，戴先生似乎意猶未盡，但拉的唱的卻已疲勞不堪，又不敢開口，怕掃戴先生的興，只是一直看著我，意思是要由我來說。我說：『戴先生，胡琴的弦線似乎有了毛病，聲音不大對勁，而且現在已經深夜快兩點鐘了，明天還要上班，是不是今晚大家先去休息，明天再唱給戴先生聽？』戴先生點頭說：『好，那就去休息罷！』大家等於得到大赦令，於是我叫賈金南副官侍候戴先生就寢。」

過去這一段故事談完之後，我又指著衣服說：「這套衣服雖然過了時代

，可是紀念的意義很大，我保存了五十多年，見物如見人，我好像還在戴先生身旁。自大陸來臺後，一共穿了兩次，第一次是二十年以前，戴先生七秩冥壽，葉翔之先生請了追隨戴先生的老同志，大約有二百多人，在局本部聚餐，來紀念戴先生，我穿了這套衣服，那是第一次。八十歲冥壽，沒有人通知我，我不知道，所以沒有穿。今天是第二次，回去之後，我又要好好收藏起來，如果我還能再活十年，等到戴先生百齡冥壽的時候，我還要穿這套衣服，那可能是最後一次了。雖然這是一套五十多年的舊衣服，似乎不值什麼，但不知含有多少的情意在內，在我有生之年，我會永遠珍惜它，懷念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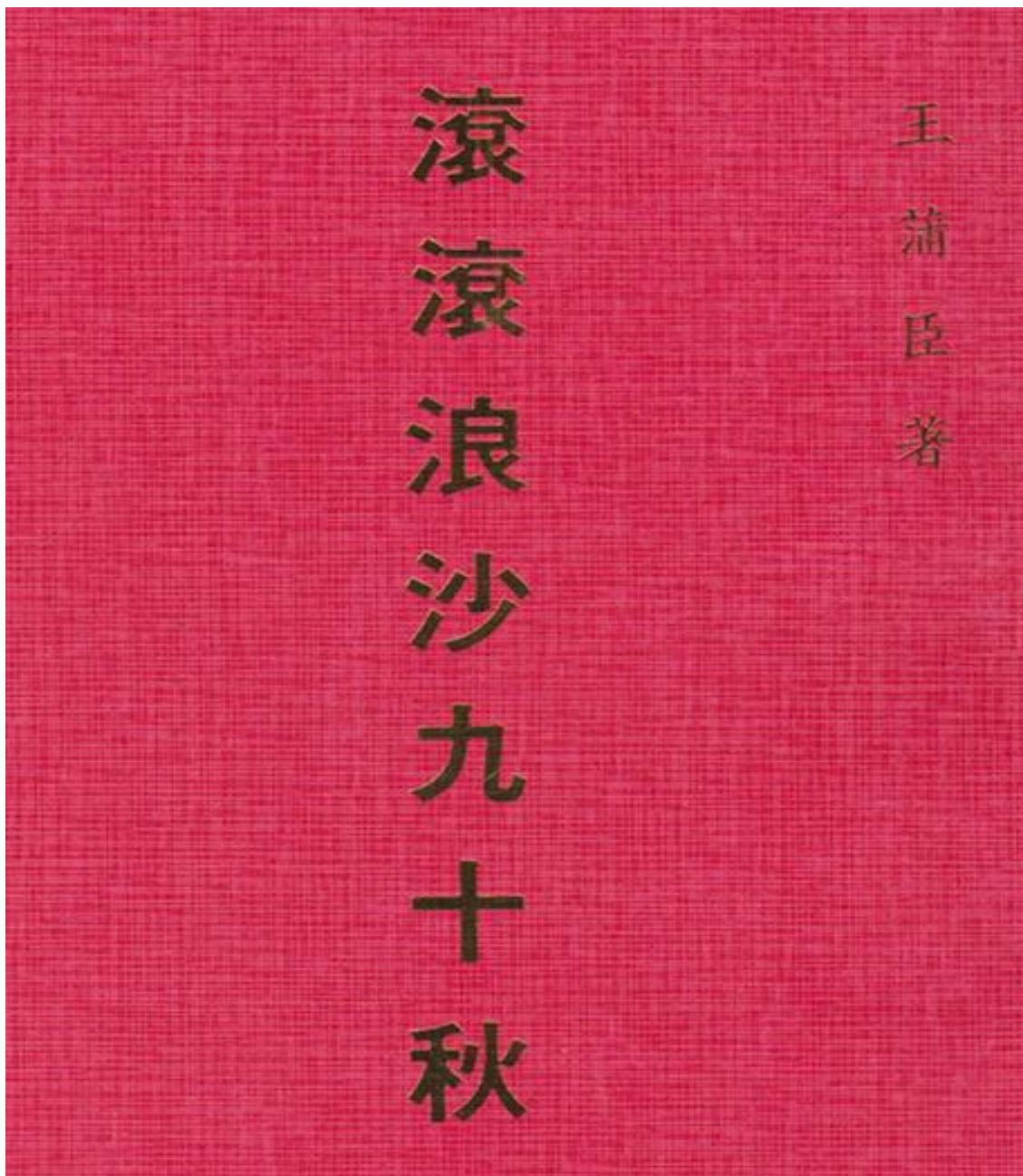
我和戴先生自民國二年，在江山文溪小學認識開始，一直到三十五年三月在北平接到噩耗為止，這其間的公私接觸，我時常一幕一幕的反覆回憶，公情私誼，永難忘懷，這是別人所難以了解的。

大陸關山頻入夢，昔年故舊半凋零，去年「三一七」紀念日，我去瞻仰戴先生遺像，並向其行禮時，緬懷往昔，俯視今日，不覺悲從中來，萬種情緒，湧上心頭，我禁不住哭了。

（原載七十六年三月十日「浙江月刊」第二一五期）

REFERENCES:

1. 《滾滾浪沙九十秋》（1991）



2. 《一代奇人戴笠將軍》（2003年6月12日）

